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夏四月

按是月
乙巳朔

丁未司勳員外郎張嶠兼寔

錄院檢討官 右宣義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

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司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

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隱漏稅賦四萬貫碩匹兩委

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

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朝正開封人也

戊申詔三公三少帶節鉞者並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請諸大軍官高故裁抑之

癸丑古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言者劾其病不任事也直顯謨閣知

夔州馮康國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主管川司右

承奉郎范振上書論雇募耆戶長等十事乙丑上謂輔臣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

辛酉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 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奉朝請 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為尚書兵部侍郎彬自延安入朝既見之八日乃有是命壬戌特進知泉州趙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鼎既謫溫

陵累章丐罷上不許時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汪伯彥守宣州端明殿學士徐俯守信州前數日御史中丞王次翁入對論鼎不法因奏伯彥不恤饑民而興土木之工俯妄自尊大不親郡政乞與外祠秦檜請以章示鼎等上曰人臣有小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為進退會鼎再乞宮觀遂有是命是日東京副留守劉錡入辭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惟精兵分戍陳汴後五日錡

乃行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 權吏部侍郎范

同魚寔錄院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尚書祠部員外郎

張廣為禮部員外郎 祕書省校書郎兼寔錄院檢討

官朱翌守祠部員外郎翌因轉對乞搜訪徽宗御集建

閣如故事詔學士院擬定遂有是除 集英殿修撰知

明州潘良貴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良貴引

疾乞宮觀乃有是命

乙丑宰相率百官啟建天申節道場以梓宮未還不用樂 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和買絹三

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

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推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

長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皇悚力辭賜絹熊克小歷云丙寅上以語

宰執蓋上待諸將甚厚而訓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飭之嚴如此蓋恩威並濟也

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俊收租米以乾道宣諭聖語修入中興聖政史臣曰賦絹天下之

公法也賜絹一人之私恩也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
規免賦戶則用歲賜以塞之以為寧過於私恩不可少
害於公法也存公法所以不起其例隆私
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御將誠有道矣 太常少卿

兼寔錄院檢討官劉昉秘書少監魚資政殿說書陳淵
並罷右諫議大夫何鑄論昉鼓唱是非前此敵使之來
未有定議巧持兩說便游公卿淵持奏補官備位諫員
但知朋附數對士大夫非毀臣僚其語尤為不遜去歲
小生上書狂妄至甚書中薦淵頗力安知其不預謀故
二人並罷

丙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新應天府路
馬步軍副總管劉綱知宿州

丁卯上諭大臣曰聞三京穀賤令有司糴之運至江淮
以備凶歲則可減東南和糴之數又曰廣南市舶利入
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十萬
緡皆寬民力也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知鎮
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知明州兼管内安撫使 端明
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知泉州 太尉慶

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知鎮江府張俊言仲荀有才故有是命

戊辰直祕閣通判秦州郭子卿知隴州

庚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江公亮乞大臣選易守令上謂宰相曰縣令至衆朝廷豈能人人推擇惟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置則得人矣秦檜曰陛下選大臣大臣擇

監司郡守擇縣令固當如此尋以公亮守宗正少卿

除命在五
月庚申

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左朝請大夫

新知全州史焯為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直徽猷閣
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為秦鳳等路提點
刑獄公事

壬申端朋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資政殿學
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肖胄兩入樞府凡三年 詔熙
河帥臣提舉買馬

五月甲戌朔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汪伯彥
端明殿學士知信州徐俯並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

請也伯彥仍給全俸 達州文學睦昇特補修職郎昇
建炎初為華州司理參軍金豫之際屏居耀州之華原
不復仕守臣以聞故有是命先是有詔新復諸州詢訪
潔身挺節之士至是耀州以昇名上又言迪功郎吳溫
舒不受僞命寧州言進士張傑自隔絕之後不復就舉
近辭金國行臺之召而為書欲兩國休兵復境未及上
而詔書講和遂已河南府言借補秉義郎郭永昨在偽
地結集忠義之人俟南兵到來欲同舉事為其徒儀端

所告杖脊樞密行府言忠訓郎曲念祖為涇原第三將
飛山寨駐劄建炎末堅守不順既而無糧不能守逃之
渭州至今不出仕又言郿縣簿張彬嘗與縣令辛公淵
同接偽詔彬言豈不忘本國為公淵所首遂坐斬應天
府言承務郎知穀熟縣閻琦坐匿宗室子被害乃詔溫
舒改京秩傑補迪功郎永承信郎念祖武翼大夫迷郡
刺史贈彬承務郎琦奉議郎官琦家一人昇華原人溫
舒三原人傑襄樂人也

自吳溫舒以下皆不見於日歷
今以林待聘外制集附入當求

他書詳考琦堯見
建炎四年九月

乙亥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韓臨亨知興仁府
丁丑上謂大臣曰天下之財何必盡斂於府庫有若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若藏於民猶在官也秦檜等因贊
王言之大得與天下共利之意上又曰累禁銷金鋪翠
朕性淡薄服用樸素故宮中無敢踰者但聞富家大室
猶有以金翠為飾不惟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
詔臨安榜諭限三日毀棄違者重坐之 左從政郎台

州州學教授張闡召試館職闡初以中書舍人林待聘
薦得召見闡言敵歸我闡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
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謂敵棄空城以
餌我他日富貴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疎矣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
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遂有是命闡初見六年十一月
熊克小歷稱給事中

林待聘見闡按待聘今年十二月方遷
東省克小誤也闡六月丙寅除正字

己卯徽猷閣待制提舉洪州玉隆觀胡舜陟復知靜江

府 右奉議郎王以寧復右朝奉郎知全州 故左宣
教郎董國度特贈左朝奉郎國度德興人宣和末中進
士第調膠水簿會北邊兵動乃留其家於鄉敵陷中原
國度棄官走村落居數年有俠士以海舟載之南歸國
度至行在上書言利害調宜興尉秦檜與之有北方之
舊自改京官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至是卒特贈四官

錄其子仲堪

夷堅乙志載俠客
事甚詳今不盡取

壬午左朝郎郎李長民知泗州

癸未右奉議郎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王傷為樞密院計議官傷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申詔徽宗皇帝御製閣以敷文為名直祕閣新知常州王浚明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乙酉監察御史張宦守祕書少監

丙戌江東制置大使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奏修行宮欲大慶垂德垂拱紫宸四殿規模稍大上恐勞民諭輔臣令從簡儉止營兩殿足矣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

東京觀文殿學士留守孟庠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
王昌既廢偽齊乃言邊面四塞未免枕戈坐甲之勞間
以江左為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不若因以河南地錫
與大宋宗弼時為右副元帥力不能爭及昌誅宗弼始
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之兵集于
邠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侵命聶呼貝勒出山東
右副元帥薩里罕犯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犯
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

知博州鄭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至是犯東京

張戒點
記敵犯

東京在五月十三日日歷劉錡奏狀及順昌破敵錄並在五月十二日趙姓之遺史在十一日諸書不同按費

土幾蜀口用兵錄有岳飛牒胡世將公文云蔡州傳到汴京留守司文字備舉都元帥府劉子行府奉皇帝命

與師問罪盡後疆土今月十三日到汴京
撫諭了當十三日丙戌也今附于此日孟庾不知所

措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門走行在庾以敵騎多

不能遽去遂率官吏迎拜宗弼入城駐舊龍德宮於是

金主亶詔諭諸州縣以達蘭擅割河南且言朝廷不肯

徇其邀求之故詔詞畧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恩威

張弛之間蓋不得已

紹興講和錄金人復取河南詔勅行臺尚書省粵有遼叔世尊肆奢

暴惟皇天假手于我太祖武元皇帝恭行討代併有土
宇惟我太祖文烈皇帝不敢闕于天降威乃命帥臣自
大江以北皆為我有太宗始務息民不貪其土止以大
河分流為界自河以南苟得賢而處之亦猶吾民況以
天下為公古之道也遂建張邦昌為大楚畏懦無立不
克所付未幾就戮爾後劉豫再立位號皆自我師援之
拯之守之獲之僅有存焉亦以使我軍士就獲安息不
謂向者連蘭等入奏援立劉齊非所以利適足以害人
也三軍之士往往皆曰自開拓以來大事既定申畫封
疆亦有年矣何故罷於奔走連越公疆勞遠戍守他土
曷若併一措畫惟軍與民皆得沽息矧惟劉豫悖德屢
聞立武已非終竟無所濟今取河南惟其士人宅爾土
疆爾居甸爾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河南惟其安罔有
他心亦惟軍士能戮力一志為安守我土以此而行可

連定朕乃從其言內外固不帖然達蘭等復力言齊為不道既廢矣邊面四塞遐邇猛士雖能守之未免枕戈坐甲之勞間以江左為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難以久安之計不若因以河南地錫與大宋思義非爾所求而與之非爾所致而得之為恩重矣為義深矣朕詢于衆言或不可者三之二朕以元元休息之意斷自朕心又可其請達蘭等不俟詔命欵報遽割土疆旋班七軍凡此之為皆達蘭等寔捨姦謀相為接好將啟亂心預圖外交先施責報庶無夾攻之患包藏詭狀專輒陳請割賜土疆職此之由朕常以止戈為武含垢藏疾不欲重違成命故王倫既執之役命使發藍公佐偕性責數之調歲貢齊正朔微誓表追冊命冀其無我違然後禮降封冊今尚來章茂如其于事意反有要求况河南中原之地資惟天所授天與不取縱敵長寇為患滋甚亦使人心久則異異則變生抑又保聚完具萑草難圖而使生叢愈罹殘毒不能休息由此思之朕志先定昆命

于朝僉曰不可赦時哉不可失乃議大軍數道節制並
進應洪流之南皆從撫惜嗚呼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
尚念軍士久歲征役所成大事式當此行尚慎終其如
初亦使四海永清光昭我烈祖之德威暨爾千夫長百
夫長今日之事一乃心力勗哉果毅亦念汝等立事立
功有用命有不用命當為傳聞與親見之不同朕將聽
覽以明其善否亦欲俾新民聞朕將往尚能向火而求
蘇也行幸南燕可無令子遺一夫皆分白省諭各設耳
目量擇進退能歸款而來者不使秋毫敢犯執迷頑不
從者剪伐無俾育種在外者原加安恤還定勞來之俟
軍寇日先備將士功迹大小多少以聞予將親覽焉如
該載未詳可臨事便宜行之所有別降詔書已丁寧開
諭無有遠邇宜體朕懷又詔蓋聞信合於義然後可循
舍是自乎猶執一也故聖人之道貴在隨時未有泥而
不通能濟其治日者齊政不綱人用恣怒既厥命晏
然惟和時將混一技風有截無外不闔森臣昌等稔心

禍逆厚飾欺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朕亦欲柔懷示德
俯用聽從庶知不世之恩自取為邦之福洎王倫等至
理又非表報謝為名而於是不既故藍公佐回丁寧
理索誼故當然審必所行乃令款報比得莫將等來所
陳日事靡所遵承襲舊爵以自如畧王正而不用願辭
封建拒進誓章至於疇昔遁逃嘗言願遣今欲與河朔
等路流寓臣民併為蔽靳自森臣伏罪迹厥攸行內侮
外連情狀甚著所不即行討取者蓋天下為心在彼猶
此姑務含容以圖寧止又慮民史滋久相效執迷違際
兵端起將無日犯而後取禍亂必深弭爾後艱在吾早
定今命元帥府領大軍數道並進撫定元係奉朝都邑
州軍師之所在務加優恤以副予惠元元之意夫與
奪之異豈所樂為而恩威弛張之間益不得已也凡有
見聞當體至意其詞悖慢如此不當復錄今存之以見
其當時所請數事朝廷皆未嘗從又以見金人亦懼河
南人心不歸於已故諄諄賞詞如此其詆斥之詞三百

六十三字已削去要
當更刪削附書之
遂命使持詔徧抵諸郡又分兵隨

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徽猷閣待制知淮寧府李正民皆

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
金人陷拱州

守臣左奉議郎王愷死之
是日金右副元師薩里罕

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陝

西州縣偽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費士幾蜀口用兵錄
五月十三日金人敗

盟南侵大兵渡河丙戌
十三日也故繫於此

丁亥宰執奏事秦檜因論後世望帝王之治以為不可

企及恐無此理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 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錡自臨

安率所部以舟九百艘絕江沂淮至是纔抵穎上

按錡以三

月二十日日戊戌離臨安自臨安至穎上三千二百里凡行四十一日

遂與主管機宜文

字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先趨城

中 是日金人陷南京初金人既渝盟後以葛王襲知

歸德府襲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

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

南京留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
允迪為主褻為客允迪奉觴為褻壽褻酬飲遂送允迪
于汴京褻鼓吹入城秋毫不犯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
不食死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
告疾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縣
而蜀口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
本鎮得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畧使鄒浩時在延綏本路

副都總管權知水興軍郝遠開長安城納金金人長安
陷關中震動鈐轄傅忠信盧仕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
州吳琦城守以拒金人郝遠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
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檄斬其使

己丑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陳楠守太常少卿時上將
用楠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繆以同姓名者為對曰見
從韓世忠軍為參謀上笑曰非也楠佳士豈肯從軍邪
遂召用尚書屯田員外郎陳康伯為戶部員外郎

秘書郎楊椿守屯田員外郎 校書郎鄧名世為著作
佐郎 是日金人陷西京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
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轉運判官權留守
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雒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
大河可以屏衛襄漢况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
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密為防禦計不數日得萬餘
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以渡河利用聞之即棄城遁
赴荊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興令七騎逆繫之成罔

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河南府時朝

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秘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

趙姓

之遺史載金人入兩京在此月己丑日歷孫暉申五月十六日敵兵到河南府城下己丑十六日也姓之所云與此益合從之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

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
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
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
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

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兵屬與規議飲兵

入城為捍禦計人心稍定

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云太尉
飲兵入城為捍禦計陳守

愕然曰城中人聞警報皆欲去太尉獨望守城邪疑規
未必有此言今不取趙姓之遺史云劉光遠還言敵已
入汴京而喬年所錄云泰和縣申狀報四
太子人馬五月十二日入東京今從之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鄜瓊水陸田四十三頃賜李顯忠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畧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畧使楊政尚在鞏州水興經畧使郭浩尚在鄜延環慶經畧使范綜尚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畧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畧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畧使吳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平地無險阻敵騎

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
撫偶閱兵至河池幾為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
仙人原原雖去河池才五六十里而殺金平家計寨天
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
不識也都統制吳璘抗聲言曰和尚原殺金平之戰方
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
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
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璘請以百

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寔失言不宜居幙下遂先遣戍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為公忠謀乃反得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

道也他日無忘渥言

此以費士幾蜀口用兵錄修入熊克小歷云時郭浩領八千衆在邠

耀二州惟環慶范綜廊延王彥仍守其地按胡世將今年六月間所奏云昨郭浩除永興經畧使臣累催本官赴任計若未離廊延道路隔絕却白浩中已在邠耀州界措置探得浩只在邠州三水縣帶領衙兵數十人慮浩遲慢慢事據此則浩不在邠耀問王彥亦未至延安也又宣撫司今年六月行下知金州范綜差軍馬應按

知高州鄧隆則綜此時亦未赴見克所云綜彥仍守其地蓋誤

是日統領忠義軍

馬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

衆寶岳飛所遣也

飛遣寶事見九年十月

壬辰劉錡詔諸將計事錡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為之計錡曰錡奉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

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沿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
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
敵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
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
間探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
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門
錡取偽齊所作虫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
代篋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錡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敵以鄆瓊守之是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南赴寶雞渭南以捍敵遣本司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為之聲援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口

事見三月丙戌不報

丁酉始詔世將目下抽回

戊戌上謂秦檜曰敵國之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

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為可憂秦檜曰
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
之當在今日遂下詔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
梓宮母兄朕念為人子弟當申孝悌之義為民父母當
興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
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
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
為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

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為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

之意又詔罪狀烏珠募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

銀帛五萬疋兩田千頃第一區

此詔旨日歷全不載蜀中刊行絲綸集中有之

今撥入以補史闕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侵擾中原兵革不息已餘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家今烏珠無名再起兵端南北云憂未知休息之日凡爾懷忠抱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首惡或生擒來獻者並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使令文任應付庫所有金帛並留賞給兵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功大小高爵重祿朕無所隱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昔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烏珠不道戕殺其叔
舉兵無名首為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殺烏珠者見任
節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使者除節度使官高者除
使相見統兵者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絹五十疋兩田
一千頃第 是日御史中丞王次翁請對言陛下既以
它一區

和議為主而諸將備禦嚴士卒勇銳敵雖敗盟曲不在
我無能為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
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
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為至戒
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

己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
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
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疋兩為軍費
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以所
部二千人為前軍都統制上又命左護軍都統制王德
為錡之援光世請德自隸德不從顯忠行至宿泗間其
軍多潰詔三省陝西路見在行在官員並與添差軍
校願從軍者聽百姓令臨安府優加存恤無令失所右

朝請大夫權州陝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權四川轉運

副使度亮采子

亮采淮寧人元祐殿中侍御史

久任於蜀故胡世將奏

用之是時關中諸軍已選而復入蜀中已罷對糴停水

運倉廩罄竭度建議請將紹興八年罷催對糴所欠并

九年應納十年起催之數併以軍令督之世將惻然久

之曰對糴所輸倍於常數民已不堪奈何計三年而併

取之第起今年合輸之數其餘吾自辦於是以便宜撥

成都府省司軍糧五萬赴新津運起又以制司稱提錢

收糶興元米麥五萬洋州三萬趣印成都錢引五百萬
委利路漕趙子厚取撥五十萬措置閬州糶買場都運
司就糶成都路米十六萬潼川府路十一萬夔路三萬
於利州交納米糶足間刻刷諸司見在糧米盡行借兌
又起制司稱提庫金一千五百兩銀十七萬四千餘兩
命利州管內安府王陟發本州轉般倉米存留五萬外
盡赴魚關命陝西都漕司印造陝西紹興錢五十萬貫
應陝西州縣官錢除省計外不以有無拘礙盡數起赴

鳳翔團併以右奉議郎節制司官屬陳護權隨軍轉運
判官右承議郎通判興元府宋蒼舒權陝西路轉運判
官軍事息日罷下川陝諸路帥臣監司同心協力共濟
王事如敢違悞自有軍興條法下都統制不得妄行殺
戮諸軍激犒錢物兩都統各銀絹五千匹兩郭浩田晟
各三千匹兩下都統司措置於丹州界造木棧積薪縱
火焚大慶橋傅忠信等奪長安門不順金者先與轉行
五官約束仙人關如有陝西驚移人入關不得邀阻收

陝西偽官前熙河路總管白常等於施黔州居住下興
州大安軍興元府起夫四千人負一月糧修殺金平根
刷官私回脚便舟載還諸軍家屬下都統制司擺置烽
燧及銀牌馬不知思州田祐恭修合藥箭拘收汧陽監
官馬茶兵並般運軍前物色於是守禦之計始備蜀人

粗安

按此諸事必非一日所行今因并度除命附書之
都運司題名度以閏六月一日到任恐此時已一

面供職矣費士錢蜀口用兵錄稱世將添印成都錢引
五百萬而成都續記無之蓋即二月戊子所得旨增印
者也今改作趣
印庶不牴牾

金人犯陝西故也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
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謂指揮時三省樞密院言浚宣
撫川陝日曾降詔旨黜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行近旨
令世將如遇軍事及賞罰等待報不及許一面便宜施

行惟官吏黜陟未得指揮故申明之

日歷不載此指揮
按世將今年十月

二十日申審狀云六月十三日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
云云六月十三日丙辰去此十六日以時計之必是已

亥庚子兩日降旨
今併附此跋考

辛丑中書舍人林待聘兼權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銖
試中書舍人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張嶸
守起居舍人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與在
外宮觀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行在從官會於
都堂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
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為譏
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

何備龜鑑金人敗盟分道入犯人以爲中國之不幸愚
獨以爲此猶中國之幸也何者河南我之故土不幸淪

沒我無以取之而敵反以與之是敵得以制其子奪之
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而烏珠速於歟盟
我之福也使其不叛則彼有大恩我有大費如向者燕
雲二京之事其禍愈久而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
戰則戰使師方北敵兵以南此檜主和之驗也檜於此
時曾無遠畧乃且持祿固位猶使其黨其事有大變更
用他相為天子戒檜
之姦謀為何如耶

是日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寨

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珠赫貝勒
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
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
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

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貴士戮蜀口用兵錄
郭浩申五月二十八

日解圍耀州二十八
日辛丑也故附於此

壬寅右奉議郎通判壽春府鄭綱直祕閣知壽春府先
是金人遣使臣顏林持檄書來撫諭綱縛林送於朝且
率軍民為守禦計東京副留守劉錡言其忠故有是命
會河南副總管孫暉自西京遁歸綱言於淮西宣撫使
張浚乞改命武臣乃以暉知壽春府 是日金人圍順
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

舒蘇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羸甲又生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三者舊為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

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所部兵守之時鄜
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
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為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
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癸卯賜處州孝童周智童子出身智六歲喪父哀毀過
制芝生於墓廬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六月甲辰朔宰臣秦檜言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成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達蘭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吊民伐罪之計今烏珠變和議果矣臣願先

至江上諸路師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諭如漢高祖以馬上治天下不寧厥居為社稷宗廟決策于今日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從之 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為太

保封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為少師封英國公武勝定國公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

岳飛為少保並兼河南北兩路招討使

日歷獨不載岳飛除命蓋秦焘

劑之也今以會要及玉堂制草增入

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

尚書戶部侍郎 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燦陞直
龍圖閣知臨安府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
隆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右修職郎新樞密院計議官王
湛為右宣義郎上得邊報急召湛至內殿遂命改京

官

湛以五月壬寅內引今併書之去年三月注邵隆令湛論三京事恐可移附此

樞密院降

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烏珠薩里干令頒之河南陝
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
心惟一順天從衆者昌逆天違衆者亡亘古迄今理有

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兵內侮蕩覆我京都邀留我
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殆無遺類殘忍不道載籍靡
聞前歲忽遣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紀之間兵
拏怒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肝腦塗地許其睦修因以
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于天心既遣行人
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舟託為捕賊之名給我守
疆之吏掩其不備襲舊都信義俱亡計多反覆惟彼
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陰蓄無君之腹心

為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既不惜壯士健馬之
喪亡又豈念羣黎百姓之困苦雖外以遺毒于中國實
內欲窺圖其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手人心攜貳必識
所歸如彼骨月至親一旦自相魚肉雖爾腹心熱蕩豈
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真契丹奚雷渤海漢兒等離去
父母妻男捐棄鄉土養種衣不解甲二十餘年死於行
陣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歸爰自謀和始圖
休息炎方盛夏驅北復來兵端一開何時始已河東河

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陷敵中皇帝宵旰不忘
日思拯救今者既因暴歛復遭簽發室家田里不得保
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脫囚奴初沾
恩澤既未終大事且復憂永淪罪在一人謀已之私毒
被寰宇兆民之衆皇帝若曰朕為人父母代天君師無
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躬况彼出師無名
和人共怒而我師直為壯將士一心所向無前何往不
克本欲為民而弔伐豈忍多殺而示威誓與中外蠲除

首惡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揮應南北官員
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
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
良田百頃宅第一區至如薩里干資性貪愚同惡相濟
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頗求哀僅脫微命尚敢
驅率其衆復犯關陝有能併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
具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迫脅之凶威豈忘
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殘力建立奇功高爵厚祿上所

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聖意不渝有如皎月天地鬼

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寮采遠近兵民遞相告諭

共赴斯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之名光于史冊悉

乃心力其克有勲

此檄日歷會要皆無之今以四川宣撫司業續修入

丙午詔諸軍今次功賞自節度使至橫行天下並空以
臨軍給授不待報明申請不礙止法並與轉行仰將佐
士卒各思奮勵用命殺敵以赴功名之會 給事中兼

侍講馮檄充徽猷閣侍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金人背

盟秦檜以其言不讎甚懼一日謂檜曰金人背盟我之
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哀未測上意
君其為我探之明日檜入見曰金人長驅南下勢須興
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
用此人檜聞之喜曰適觀天意檜必被逐即引疾求

去乃有是命

趙牲之遺史云金人叛盟檜見秦檜曰金人欲舉兵南下公疎于用兵宜早召張浚

以督諸將檜曰善公當來早上殿薦之次日檜上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諸軍爾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朕雖亡國不復見張浚檜大沮乃乞宮祠遂罷去先是僧園淨者寓居王繼先後

園中禪學甚高。檄選謁之。談禪移時。繼先欣欣欲見之。檄不交一談。繼先方憑恃。思罷勢焰熏灼。諧大慚。逐其僧。而逐之。按檄素附和議。以其去春所上書觀之。恐不能然。今從王明清揮塵後錄。明清又云。檄與檜言已。必披遂願乞瀘州。以為盡。歸至晚。批出。與外任。遂除待制。知瀘州。師瀘南者十三年。此却不然。按檄奉祠。逃即得郡。先印後瀘。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明清所記不審。

明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復為醴泉觀使。尚書左司員

外郎范濟。罷知南劍州。

此必有故當攷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

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知平江府。既而殿中侍御史羅汝

檄論海西道可虞。乃以汝嘉兼浙江沿海制置使。

汝嘉

兼制置在
是月己丑

右朝奉郎新知河南府仇奮復徽猷閣待

制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奮言敵情從來詭詐乘間陟
險必出我不意今舟船廢壞畧盡望申飭州縣協力赴
功其或怠忽不虔從臣按劾許之 丁憂人蓋諒起復
左朝請大夫行司農寺丞 武畧大夫威州團練使李
賈陞登州防禦使貴州兵平度吉筠諸盜招降首領百
餘人脅從者六千餘人故有是命

丁未罷建康府行宮營繕

戊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
劉錡為昂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
敵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
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
至軍中氈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師遽被甲呼曰留得
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
者殲之甚衆既而報都元帥越國公宗弼親擁兵至先
是宗弼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

京頃刻而集過淮寧宿一宵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登城會諸將佐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敵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彼敵追及老少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敵逐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悞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

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欲求命錡呼帳下曹成等
二人諭之曰吾遣爾來間事捷有後賞第如我言敵必
不殺我今遣錡綽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為所
得敵師問我何人則曰太平邊子帥喜聲色朝廷以兩
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
被執烏珠問對如是烏珠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
用負輦車砲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
歸即趨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取焚之夜錡

叔敵寨乃初二日乙巳登城會諸將乃初五日戊申
今併書之熊克小歷載騎丁未會諸將蓋差一日

直秘閣知廬州李仲孺為淮南西路轉運副使專一應

副劉錡李顯忠王德雷仲軍馬錢糧 詔令迪功郎權

虹縣李諷主簿右迪功郎曹伯達並改京秩仍更轉二

官縣尉秉義郎崔彥文監酒務承信郎陳卞並除閣門

祇候其餘見任寄居官各轉一官資以其焚天眷三年

文榜抗拒金人故也時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司知宿

州劉綱行至符離而舊守景祥以城叛武功大夫貴州

刺史應天府路兵馬都監王存挺身南歸綱不能禁乃

改知泗州仍知虹縣隸之

日歷綱改知泗州在閏六月三日乙亥恐悞當是前六月

三日
丙午

己酉四川宣撫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揚政之以書

遣右副元帥薩里罕約合戰其畧曰璘等聞之師出

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

朝廷每戒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丁寧惻怛無所不

至詣路遵凜朝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

師侵暴疆場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生靈已畢夫軍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于己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璘等不為無辭薩里罕於是遣呼紐卽君以三千騎直衝我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驍騎擊之走呼紐入扶風縣守城薩里罕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生擒金兵一百七十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又擊鳳翔西城外敵寨薩里罕怒自戰于北通坊列陣二十里許統領

姚仲等戰力破之殺獲尤多先是上聞敵兵渡河以御
扎賜世將令率厲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効卓然
出衆雖王爵節鉞亦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

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

百通坊之提據宣撫司中以六月二十二日得報未

見本

是日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泰和縣

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仍放謝辭初劉昉陳淵之
罷也剛言嘗薦二人自代人嘗于榻前引薦二人乞罷
黜詔放罪剛因已致仕又自言有宜去者六不許會剛

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謂昉淵
已力薦導獨以為賢幸朝廷之有警復肆以詭說以感
紳故有是命尋以剛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
宮

剛故罪在四月戊辰乞致仕五月辛
己除奉祠在六月己未今聯書之

徽猷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顯謨閣直學士致仕時
彌大已卒矣

壬子祕閣修撰新陝西轉運使薛弼為尚書左司員外
郎是日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親至城外

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之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次府城惟東西兩門錡出兵應之敵又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帥各

居一部衆欲擊韓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彥舟鄜璉趙榮背騎列于陣外有河北僉軍告官軍曰我輩原是佐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開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忽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追屬扶

歸士殊死鬪入敵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烏珠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騎遣兵刼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卯順昌圍解都元帥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騎倂擇

利班師

此據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修入喬年云逃到御筆云云其實宰相所擬也騎得照不

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宗弼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

於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程將軍守陳州

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矣

何備龜鑑敵之犯我順昌

也靴尖趨城之語此豈可開也哉劉錡實當之觀其鑿舟而沉示無去意皆城借一死中求生或以神臂強弩而遮擊或以刀斧入陣而奮拚卒至八字軍徽利先擊烏珠之謀定而鐵浮屠之兵已懼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棄之其孰使之畏也

丙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主管官告院呈正表並罷坐與廖剛比朋變亂是非故也 是日湖北京

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皋及西人戰于京西敗之

戊午詔將士戰死者贈官推恩如故事軍士重傷不任
征役者廩給終其身 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陳鼎
降一官放罷日下出門鼎權監都進奏院上言敵於
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
願乘此早為自治之策秦檜怒其言因論鼎藉廖剛為地
求易差遣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

已未徽猷閣待制新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張宗元
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宗元之官至鄴陽遇敵

而歸故改命 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
觀使高世則為景靈宮使判溫州主奉本州神御 是
日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充等集鄜延環
慶之兵攻金人於醴州敗之復醴州 三京招撫處置
使劉光世進軍和州

辛酉順昌捷奏至 徽猷閣待制新知潁昌府陳橐知
處州橐請追還職名不許 詔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
李顯忠所部將官拓拔忠等六人金帶以嘗有戰功故

也時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顯宗葬其父乞官與之費
詔以賜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之自歸
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顯而置高位曩邊警亟聞誠
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于聲懼形于色屈指命日以
策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才二千行迨宿泗什七
亡之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以為軍資盡且復丐又
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 是日川陝
宣撫司奏捷上以親札賜胡世將曰石壁去河池不及

十程料北敵有窺川之意卿須明遠斥堠勉勵將士要
是慮常敵在先仙人關雖險切不可因循縱敵稍近也
壬戌詔敵人侵犯河南已決策用兵所宜經理財用以
贍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計可將應見管錢
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應辦當加以擢如
隱占不實必寘于法並謂在官錢物不得因緣擾民朱勝
非秀水閑居錄紹興十年秦檜為相下令云舉兵擊敵
須備犒賞計敵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歛
號吉賞而兵未嘗舉百姓尤以未怨與此
指揮全不同詳見今年九月辛丑並注

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右通政大夫居明卒去位

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卒

安宅以八年正月致仕

甲子命齊安郡王士儂權主奉濮安懿王祠祀先是瓊
恭惠王薨太宗正司議襲封者得武德郎士齋朝議以
其卑官不可驟拜乃命士儂焉 是日權祖管鄜延經

畧司公事王彥拒金人於青溪嶺却之初右副元帥薩
里罕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楊政夾河而陣璘駐
兵大蟲嶺薩里罕自登西原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

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趨邠於是樞密院
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及鄜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
原經畧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于青溪嶺宣
撫副使胡世將謂浩素非臨行陣之人難以責成即遣
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
出與敵戰蒿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人屢敗留千戶五
人守鳳翔薩里罕自將越兵攻青溪汲弼不能當戰敗
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斬於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

人戰盤垓兔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詔國學進士項充旌表門閭充龍泉人少養於兄
洵美及長請以家資盡與其兄州上於朝故旌之 直

秘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志罷先是江西漕
司員月椿錢詔總領官曾慥劾罪子志行部取漕吏釋
之慥言於朝故罷既而子志上疏訟慥與新除左司郎
官薛弼表裏中傷子志坐奪職

子志奪職在
七月己未

子志再使

湖北先聲入境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

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
馬前子志為訊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
置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
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子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
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
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
安國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子志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
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者有

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乃信服子志再以毀去
自是閒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議至是若虛見岳飛於德安府
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
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人河南府路
馬步兵副總管孫揮上將佐死事於朝詔贈官推恩有
差 左從政郎張闡為秘書省正事闡因轉對論三事

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
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己和戎使權不在我二曰臣比自
溫歷處婺浹旬再值兩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蓋恐懼
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戶不滿千戶設
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而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官
兵十員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鈐轄
之屬及員外署者不在焉昔漢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
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員八百吏千四

百漢唐中興宜以為法上獎諭曰非卿不聞此

闡轉對不得其

日以既申言桑麥事考之恐今年夏秋間所上也且初因除附見之

湖北京西宣撫使

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于陳蔡間敗之是日行營左

護軍都統制王德至順昌府初上命淮西宣撫司張俊

遣德以所部授劉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撥隸劉光世

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曰德朝廷頒賞格能

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

名素出君下今自奮報國君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

遂行未至而敵以去德以數千騎入城與錡相見俄復

還廬州

郭喬年順昌破敵錄云錡方被圍時遣价求援於朝得報已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引率全

軍來援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卯時以數騎到城下錡邀入共餘食以憩回又數日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中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聽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敵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往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並被傷之士舡載而行以杭州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

尉老小出
潁河矣

丁卯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

精思熟講昨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銳首小鏃初亦為以未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於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鏃也

戊辰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弼儒復直秘閣充三京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 左朝散郎知通州趙詵之罷坐申明移治事涉張皇后也 左朝奉郎新應

天府路轉運判官曾緯之知州 是日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揚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沂陽襲金人於天

興縣敗之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昂州觀察使樞密使都丞
旨泐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均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
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
孤軍挫敵鋒烏珠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
制既用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時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錡皆不相能御史中丞王
次翁言曰臣問世忠之與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

因措置而撥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呼延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閔化北伐遇金人於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人入沂河

死者甚衆奪其舟二百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辛未小誤按世忠申在六月二十七日庚

本 日 今附

是日國子監丞高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

此據

本部
題名

資政殿學士致仕馮瀚菴 資政殿大學士福

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竊願自羣下決回鑿之計國
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
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敵必深和
議不投人心懈怠國勢寢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
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也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
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
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震我之氣措置一定

大勲可集繼開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
舟船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浚時沿海舟至
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權尚書戶部侍郎晁謙之移工部侍郎
時廣東提舉茶鹽公事晁公邁權市舶以貪利為大食
進奉使滿亞里所訟詔監察御史祝師龍大理寺丞王
師心往廣州劾治謙之引嫌乞閑慢差違故有是命於
是公邁坐免官而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張致遠因亦罷

去師心金華人也

公邁之罷在甲戌致遠之罷在戊寅

右承務郎王寵

監登聞鼓院先是樓炤言寵不為偽齊之節既命改京

秩遂有是命

寵丹州人先見紹興三年按日歷寵此月十一日改官乃命除檢院之後且附此必

有一誤當求他書攷証之

是日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始受命度言

成都潼川兩路對糴並脚錢折納米今運至魚關計闕

二百萬緡無所從出乞每石復理十千宣撫副使胡世

將從之世將又以便宜命陝西轉運副使霍彞兼權主

管川陝茶馬公事知鳳州閻大任權陝西轉運判官又

增本司激賞錢為一百萬十餘緡

此事皆未見本月日因書并度到任權附

此俟致

先是謀報疊州蕃首結南渴聚眾三千欲犯隴

州世將乃以統制官邵俊知鳳州制置秋防原守禦仍檄都統制楊政備之

甲戌都省言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餘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投降敵人殊失為臣之義詔庾允迪追見任官職庾家屬送漳州允迪家屬送全州並居住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張汲罷仍居綿州令

衢州發卒護送 直秘閣知太平州秦梓移常州

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已上各舉智勇猛才畧堪
將帥者二人不拘資格 尚書吏部員外郎錢葉復為
監察御史 鎮梓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司
信安郡王孟忠原知婺州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韓
肖胄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資政殿大學士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移知紹興府
權更部侍郎周綱自韓世忠軍前計議還入見

戊寅上曰敵人犯境諸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朕蔭大
厦御締綌猶不能勝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胄每
念熏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 左奉議

郎胡寅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 直秘閣新京畿路

轉運副使李伯達為廣州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左朝

散大夫万俟卨為京湖南路轉運判官

辛巳涇源經畧使田晟及金人戰於涇州敗之初右副

元帥薩里罕既為王彥所却

事見六月甲子

遂自鳳翔悉兵攻

涇州晟據山為陣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己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

癸未左朝散大夫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万俟卨秘書丞楊愿並為監察御史

甲申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狃於屢勝士浸以驕可下詔飭其嚴飭行伍明遠斥堠蓄力養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以殄滅強敵而已上又曰金雖外國苟知効順何以多殺為馬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

光世屢以為言既而女直契丹燕人來歸者甚衆光世
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為用今交兵之際正宜
多方撫納使知內嚮 左朝散郎新沔海制置使司參
議官王安道直秘閣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兼措置
料角斤堠

安道除職在癸未今聯書之

武功大夫果州團練司洪

州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申世景提舉台州崇
道觀罷從軍用主帥楊沂中請也 是日田晟及金人
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既為晟所破會偽將引敵入

取間道繞出晟所駐山後大呼擊晟而晟所領兵有
舊嘗從偽者望風驚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
死敵者什一然無一人遁者宣撫使副胡世將具以實
聞且罪在先是世將以敵鋒銳甚意晟不能獨當撤兩
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如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
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晟以政自劾失律世
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徇世將下令彥代命追奪
在身官爵喜降十官皆押赴本軍自劾金人雖幸勝晟

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

鄉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

原山寨為防秋之計保儉以自固矣

趙姓之遺史田晟及金人戰于陜州

敗績將戰晟命軍中卷旂而出衆怪之陣未合而遁蓋姓之得于所聞不如接戰之詳也今不取

乙酉德音降陝西路雜犯死罪囚釋流已下

此據紹興講和錄日

庶無之右武夫夫高州刺史新鄜延路馬步軍副統管

劉光遠陞忠州團練使知真州保義郎閣門祇候劉釗

為武修郎右迪功郎王義賓為右承奉郎釗弟也又與

光遠希賓皆自順昌來奏事既對遂有是命是日川

陝節度使司胡世將奏姚仲鳳翔之捷

事見六月己酉

又具言吳

璘身死士卒揚政奮不顧家功效顯著不先賜以旌賞

無以激勸將帥又言郭浩素非親臨陣敵之人難以責

成臣以差吳璘充陝西諸路節制軍馬同田晟同去青

溪與浩並無相妨浩言本司文移畧不照恤臣以為大

敵在前文移之間不得以觀望逗遛之言嚴行督責上

下速赴事在即非不相照恤慮浩不切體任國事至重

妄生疑忌亂有申陳有誤事機先是浩亦以解圍耀州
徑申樞密院朝廷以三將權任相敵遂俱賞之

丙戌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陞端明殿學
士 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
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武康軍馬宣撫使知興元府兼
川省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彰武軍承宣使知永興軍
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制本路屯駐右軍護軍馬兼制節
陝西諸路軍馬郭浩並為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

浩奉國軍三人皆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申充侍衛

親軍步軍都虞候時政丁母憂制起復

改起復在是月丙申

詔

曰敵人不道荐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不克捷奏繼至
俘獲踵庭尚虞狃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
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敵人亡在朝夕必有殄滅為期

咨爾六師咸體朕意

熊克小歷載此詔在二十
十六日戊戌今從日歷

尚書戶

部員外郎曾慥為太府少卿慥總賦京北就陟之也

詔秘書郎鄭轂與外任遂以轂知臨江軍

此必有故當攷

是

日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張浚既初得合淝
聞敵宿亳間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徑去蘓村
水時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敵遇敗之而德率
衆自壽春趨宿州夜半破敵營降其守武異大夫閣門
宣贊舍人馮秦

丁亥手詔釋順昌府流以下囚再復民間租稅二年在
城守禦官各進一官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充樞密直學士錄

守城之勞也既而規言敵人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畧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敵不敢逼近府城此皆錡之功臣何力之有望追寢成命詔不許郭喬年順

昌瓌敵錄云初破金人陳規送酒十數石門首犒戰士才一杯而已再追敵後市戶以麵一萬六千餘斤猪一百口來獻隨即分依諸軍人不遇得麵半斤肉數兩至第二戰騎不免論規畧與犒勞官軍但告示人給粟一石及赴倉又只得腐麥五斗者甚多及事定規又首具奏乞推恩本府守城官屬且鼓率將佐犒賞戰士方遂致成功錡保明奏之將士頗為之不平按規守順昌正當金人根括錢帛之餘朝廷蠲免稅租之始未成一歲而戰士二萬不致乏糧斯亦難矣若

責其厚賞犒軍恐無此理今不取

右文殿修撰四

川轉運副使陳遠猷致仕

此據本司題名
未知其故當考

己丑資政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

府葉夢得陞資政殿大學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

韓世忠遺統制官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郭言儀左

武大夫貴州團練使韓彥成來奏事上引對先是世忠

圍淮陽軍未能下或有獻計決淮水以灌其城者上諭

秦檜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必有被其害者檜曰陛下

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于天下也

上語在是
月辛卯

是日金

人遣兵襲永興軍兵馬鈐轄傅忠信於華州之山寨忠

信率將官盧士閔張寶拒破之時以忠信等自拔來歸

各進三官忠信領華州觀察使士閔遙郡刺史寶閣門

制贊舍人

忠信等遷官日歷不載林待聘外制集有之日歷今年七月己未奏捷不知何時遷官或

即胡世將便且所授也

壬辰湖北京西宣撫使統制官張憲傅選及金將韓常

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

甲午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自張俊軍前計議

還入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
統制官牛皋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淮寧府又
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特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責授左中大夫秘
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初鼎罷郡歸紹興上書
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頃
以失職去位既罷泉州一向北來已至紹興逼近行朝

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於臨安選造事端
鼓惑衆聽以搖人心雖鼎詭計姦謀善自彌縫莫可指
其迹狀亦有顯戾於法而有實迹者靖康之末鼎陰結
王時雍受偽命為京畿提刑一也鼎以元樞都督荆襄
未幾拜相遂罷都督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二也臨安
府前後闕借什物三千餘件盡掩有之三也鼎在紹興
偶士儂祇謁陵寢續除辛永宗京畿提刑相繼來朝鼎
已致情懇又親書簡札求哀士儂四也伏望按鼎之罪

顯置於法後旬日次翁又言聞鼎之徒黨獻設於鼎者

咸曰特進者宰相所帶之官階今鼎雖曰謫降而官階

尚是特進則是天子不罷鼎之相矣左揆虛位待鼎補

衮是以日久覬覦姦計百生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

論之乃有是命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堂俱自艱難以來至為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其

後鼎生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掩有臨安府什

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按勝非所云恐失其實今不取

湖北京

西宣撫使司統制官郝晟張應韓清克鄭州

是日京

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權王升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勝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而守勝命諸軍分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生執山父老請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戊戌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兼管內安撫使是日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撫使劉

光世聞鄜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
往招之及門門者問故立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
持書來招鄜太尉守者以白瓊不啟書而焚之械送獄
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俊以大軍至城下
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
謂葛王裒曰中興遺史但云三路都統即葛王也夜叉公來矣其鋒未易當
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軍俊
引兵入城時俊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

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己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敵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

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

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

自悞機會可惜也

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先是舉國內兵盡赴祁

州大閱舉所閱之兵盡隨烏珠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也三郎君破于陝西亦來告急是時南宋若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擒也何備龜鑑敵至宿毫王德得以破其營敵至潁昌岳飛得以殺其將或捷于鳳翔或捷于寶雞或捷于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

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
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吾觀敵帥
告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望見王師且曰
此順昌旂幟也亟退避之除兗雪恥此蓋可乘之機也
撫機不發何為也耶 呂中大事記烏珠敗盟入犯不
惟劉錡以八字軍直入敵陣大捷于順昌而李寶捷于
興仁姚仲等捷于鳳翔牛皋捷于京西孫顯捷于陳蔡
曹成捷于大興縣王勝成閔捷于淮陽楊從儀捷于寶
雞縣王貴姚政捷于潁昌府王俊捷于東路口邵俊王
貴捷于淮陽吳璘捷于陝州韓世忠捷于洳口楊沂中
捷于拓鼻而岳飛捷于郾城乘勝逐北兵至朱仙鎮距
京東四十五里矣洪皓燕山之奏謂順昌之役敵震懼
喪魄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謂敵以厭兵朝廷苦乘勝進
擊再造猶反掌耳蓋誠然也而秦檜主罷兵和議已定
矣

庚子責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興化軍居住趙鼎再責
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先是右諫議大夫何鑄言
近者臺臣論鼎姦凶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間甚
害者有三焉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鼎實無
之則臺臣當抵妄言誣人之誅若鼎實有之耶今猶秩
以中大夫之崇資處之興化之善地臣恐罰不足以當
罪疏奏詔鼎降左朝奉大夫移漳州御史中丞王次翁又
言鼎兩為宰相義當同國休戚乃敢纔聞邊警喜見顏

間繩以漢法當伏不誅之道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

今朝廷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

不至相遠漳州之比興化軍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

玩刑鑄奏再上遂有是命

林泉野記云敵背盟鼎上書言時政檜方專朝大忌其能

心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証言其罪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召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証以聞敵敗盟嘗有幸

言上亦每御鼎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制畧曰朋姦罔上惡殆

並於共兇專制擅權罪實侷於陽李

按此時林待聘程克俊王鉢並為舍

人而林待聘外制集無鼎責詞不知果何人所行也

淮西宣撫使張俊既破亳州

遇大雨士皆生于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
制官宋超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 初武功
大夫忠州團練使楊珪守濠秩滿度淮居宿州聞金人
入犯即走京師上書獻取江南之策越國王宗弼不用
復還宿州張俊軍至宿亳間珪又為平戎書以獻俊知
其干宗弼不中乃與歸殺之塗中以逃亡聞揭榜石人
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六